



## 六个娃娃

李翼文 耿若锦/文

夜深了,大槐树上的蝉儿不再歌唱,进入了甜美的梦。一只大黄猫“嗖”的一跃爬上墙头,踮起脚尖儿,沿着窄窄的红砖墙轻轻地向前跑去。接下来又是一跃,便卧在了一间储藏室的窗沿儿上。三三两两的啜泣声打破了夜的宁静。大黄猫警觉地跳上墙头,瞪圆眼睛向储藏室里看去——屋里并没有人。那低低的啜泣并没有停止。接着,又是一声叹息,声音是从储藏室里传出来的。确切的说,是从一只木箱子里传出来的。那箱子被遗弃在储藏室的角落里好多年了,布满了灰尘。箱子里睡着一幅画儿。画儿画着六个娃娃,暂且叫他们“六个娃娃”吧。

六个娃娃穿着红红的肚兜,扎着朝天的小辫儿,胖嘟嘟的脸蛋儿,露出浅浅的微笑,还有那眉心的红痣,多么的淳朴自然,多么的惹人疼爱。然而,细细看去,那酒窝里的微笑似乎已变成泪光,那曾可爱的眉眼亦写满了愁……

箱子始终被遗忘在那个角落。多少个春夏秋冬过去了,画儿上也积满了尘土。陪伴六个娃娃的是一扇斑驳的铁门、一扇窄窄的木窗,还有那只时常卧在窗沿儿上睡觉的大黄猫。这一天的夜空格外的晴朗。六个娃娃透过小窗看到了天上的星星,不禁回忆起过去……

八百年前,六个娃娃出生在武强县的一间小木屋里。他们的父亲是一个手上刻满苍桑的手工老匠人。几十年过去了,老匠人也离开了。六个娃娃却依旧年轻,笑容依旧温暖。在一代又一代年轻匠人的照料下,六个娃娃变得越来越有名气。他们走出了滏阳河,走向了大江南北。六个娃娃走过了乡村,城市,受到了四方百姓的喜爱。

而如今,六个娃娃却被遗忘在一只破旧的木箱里。时间悄然逝去。一天上午,太阳懒懒地挂在天上,洒下温暖的光。储藏室里,那扇六个娃娃常常凝视着的铁门终于被打开了。透过光,六个娃娃认出来,——是女主人和她的女儿。

“这画儿上的小娃娃真可爱!”女孩儿的声音远远地传来。六个娃娃差点儿叫出来“难道是在说我们吗?”六个娃娃的心儿仿佛已经飞出了窗外。“啪”的一声,女孩儿把储藏室的灯打开了,只见她手里拿着一幅更大的画儿,画儿上居然也有几个娃娃!那几个娃娃长着金色的头发,蓝色的眼睛。“这难道是大黄猫说过的洋娃娃?”六个娃娃心里嘀咕。“还有半个月就过年了,家里布置好了,咱就把这幅油画儿挂家里去!”女孩儿的妈妈说。门又被关上了,六个娃娃的心,再次被重重地关进了储藏室的箱子里。大年三十的晚上,“吱”的一声,门又被打开了,女孩儿来接洋娃娃回家。“咦!”她意外发现了箱子里的画儿。“这是什么?好有意思!”女孩儿把画儿上的尘土轻轻拂去,六个娃娃立刻有了生机。

女孩儿抱着画儿跑回了家,“妈妈,你看,我在储藏室里发现了一幅画儿!”妈妈仔细一看。“这不是我小时候的年画儿吗?居然在储藏室里,好多年没见到了!”外婆也凑了过来,“嗨,这可真是宝贝!”外婆如获珍宝般抚摸着画儿,说道:“这是武强年画儿,叫做《六子争头》。”“《六子争头》?”女孩问道。外婆说:“你来看,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,这不是六个小娃娃在争三个头吗?你再看,这个娃娃手里拿着苹果,代表着平平安安!这个娃娃手里拿着柿子,代表着事事如意,这个娃娃手里拿着蜜桃,代表着——”“那一定是代表着健康长寿了!”女孩抢着说。“对,就是代表着健康长寿!”妈妈则接着说到:“我们小时候,每逢过年,家家户户都要贴年画儿。像什么门画啊、中堂啊,还有什么窗画啊、灶画啊,什么样的画儿贴到哪里,全都是学问和讲究。”妈妈说。

“可现在呀……”外婆叹息道:“真是没有多少人贴年画儿喽!”“外婆您看!”只见女孩儿选中了沙发后面空白墙壁,把年画儿端端正正地挂在墙上。看着画儿上六个娃娃可爱的模样,外婆笑了。新年的钟声响起,六个娃娃酒窝里的微笑变得更加温暖了。因为,春的脚步越来越近了……

## 微日志

### 母亲的手擀面

张淑清/文

七十年代初,人们的物质生活匮乏,家里能吃上一顿面条跟过节似的开心。村里有个习俗,大人孩子过生日必然做喜面,一来是庆贺,二来也是借口改善一下伙食。谁家儿女金榜题名,吃一碗面捞捞运气。做生意,走南闯北的汉子临行前吃一口面,寓意财运旺旺,平安吉祥。那时候,我就盼着家里人过生日,母亲不仅做手擀面,我们姐弟的碗里还会泊着一枚白玉般的荷包蛋。

母亲手巧,缝缝补补,给待嫁的姑娘缝被褥,织暖壶罩,纳双布鞋,对方塞给母亲三元两元的回报一下,阳光明媚的天气,母亲骑着海燕牌自行车去七八里外的农贸市场,购置油盐酱醋,选几斤上等面粉回来,舀几瓢面,磕一枚土鸡蛋和在面内,母亲说:“放了鸡蛋的面筋有嚼头,喧腾。”擀面杖有三尺长,枣木旋的,面板放在炕上,母亲跪着擀面,双臂随着擀面杖上下左右碾压,面团在手力的拉扯推拽中,渐渐舒展开紧绷的身子,一片圆形荷叶不多时就立在我的视线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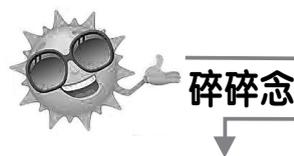
手擀面也是有技巧的,力气使得不均匀,面皮厚薄不一,切出来的面条形状不雅观。母亲边擀面边对一旁争着拉风匣的我和弟弟说:“擀面和读书一样,不用心,不专注去读,三天打鱼两天晒网,就成不了气候。乡下的孩子,除了好好读书,考上个好学校,走出山沟沟,哪还有别的出路?”母亲读书少,讲不出惊天动地的大道理,却言传身教我很多做人做事的原则与尺度。

记忆深处,母亲的手擀面送我一程山水,人生的每一个转折点母亲都端出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。我领到第一笔稿费那天,母亲做了手擀面,还煮了两枚荷包蛋,并一再告诫我,写字同做人是一样的,做不了一个正直诚实的人,写的文章也是扭曲的,没有人欣赏。踏踏实实走好每一步,别有点成绩,就翘尾巴。

现在,迁徙到城市,像一只离开老巢的燕子,每次回归故乡,母亲眉眼都是笑,立即和面做一顿手擀面给我吃,盘腿坐在大炕上,一家人围着桌子吸溜吸溜吃着面条,唠着家长里短,那副温馨的画面,永远定格在我的灵魂版图。

有时候工作忙,在超市买了机器压制的面条回家煮,尽管卤子做的丰富,怎么也吃不出母亲手擀面的香气。

细细咂摸,母亲的手擀面渗透了世间最美的母爱深情,根根面条皆是通向故乡的路,无论踏上哪一条路都将抵达有母亲在的村庄。



## 柚香

刘希文

老家的院子里,有三株大的柚子树。一株蜜柚,一株沙田柚,一株冬瓜柚。每年四月间,满树挂满了白色的小花朵,微风吹拂,阵阵柚香扑鼻而来,沉醉在四月的柚香里,总感觉春天如此美好。

小时候零食极少,自家里产什么吃什么。春天吃枇杷,夏天吃桃子,秋天吃板栗,到了冬天,能吃到的便只有桔子和柚子了。桔子酸酸甜甜的,吃多了容易上火,而唯有成熟后的柚子,果瓢甜蜜,百吃不厌。

我家的柚子树,是爷爷种下的,树形硕大,结的果实也多,是整个村子里数一数二的。春天的下午,我喜欢搬一张小凳,在那棵最大的柚子树下,边写作业边闻花香。柚花的香气可真是醉人呀,我沉醉在浓浓的柚香里,想象柚子树硕果累累的样子,觉得自己是一个最幸福的小孩;夏天的傍晚,我和爷爷奶奶在柚子树下乘凉,奶奶慈爱地给我扇风,而爷爷会讲许多我小时候的趣事给我听;秋天的早上,我站在柚子树下,看着那些青青的果实由绿变黄,满心欢喜。冬天的时候,我随手摘一个大柚子,用刀在上面轻拉两下,再按刀印剥开,一缕柚香沁心田,顿感生活甜如蜜。

自小,我便对柚子有些研究,五岁便能分辨出柚子的品种。果实圆圆的、果皮薄,多汁的柚子是蜜柚,因为甜中带酸,开胃极好;果实长得像葫芦的柚子叫沙田柚,沙田柚的水分少些,但很甜;冬瓜柚皮厚,果肉小,但果肉甜凉,堪称柚子中的极品,即使长得像桔子一般大小,它的味道也是绝对比蜜柚要好得多。

冬瓜柚树型娇小,果实便极易采摘。我喜欢冬瓜柚的味道,一连能吃上好几个。家人也总是不舍得吃冬瓜柚,要把最好的柚子留给我。每天放学回到家第一件事,就是去树上摘个新鲜的柚子,解解馋。

冬瓜柚吃完,沙田柚就成熟了。蜜柚的果实大,因此挨到冬月才成熟。蜜柚有些酸,聪明的母亲就剥下柚瓢,放冰糖熬煮,待冷却时放上两勺蜂蜜,做成蜂蜜柚子茶。这茶因为冰糖和蜂蜜中和了柚子苦味,酸酸甜甜的,全家老小都爱喝。我上学时还总带上一瓶。柚子树常常分大小年,一年挂果多,多得吃不完,另一年便挂果少,不够吃。好在聪明的爷爷喜欢剪枝培管,不至于我出现断粮的情况。有时候柚子多了,实在吃不完,爷爷便东家送一篮,西家送一筐,柚子便成了联络乡情的纽带。

搬到城里后,老家便荒芜了,家里的柚子树没人照管,还未成熟,听说就被淘气的孩子扫荡一空,吃到自家产的柚子,便成了一件极奢侈的事。十多年前,爷爷奶奶相继去世了,上次回老家,望着那三棵熟悉的柚子树,我的眼前又不禁晃动着他们的身影,眼睛瞬间潮湿。

时光飞逝,岁月流转,很多东西在变,但不变的是醉入心田浓浓的柚香,是对亲情深深的眷恋。

